

腾冲荷花乡甘蔗寨地处古丝路要冲，这个人口只有几百人的佤族村寨，曾因珍贵的佤族清戏而名噪一时。岁月流逝，这个有着两百年历史的剧种，如今却鲜为人知，正面临着传承困境。2016年11月13日，一场关于佤族清戏的研讨会在腾冲召开。佤族清戏以后将如何发展、该进行哪些方面的创新，国家和省市各级专家在研讨会上进行了深入探讨。

## 价值：被列入少数民族剧种的地方戏剧

秋收刚过，佤族清戏第五代传承人王祖芳正和村里的表演队商量着排练时间。尽管甘蔗寨以佤族清戏出名，但现在村里会唱戏的人却屈指可数。

佤族清戏是外来戏种结合了当地佤族特色后衍变而成的少数民族戏剧。甘蔗寨曾是腾越至缅甸南线古道上的商旅、马帮、军伍必宿的驿站。清代中后期，过往的商贾军民给甘蔗寨带来了内地的雅俗文化，一种起源于湖北的“清戏”也在此时被带到了甘蔗寨。清戏结合了甘蔗寨的佤族民歌小曲后，衍变出了一个新的本土剧目——佤族清戏。

它有着“九腔十三板”的声腔，角色有生、旦、末、丑之分。其表演

有一定程式，人物上场时往往要先念引子或念诗，然后再唱或道白，现场有大锣、大鼓等伴奏。没有复杂的身段表演，台上的做功均是依据演员对剧情的理解而即兴发挥。佤族清戏不是简单的说唱节目，而是具有生动故事情节和鲜活人物性格的“本子戏”。其剧目保留着许多古曲牌，唱腔抑扬顿挫，委婉动人，集叙事与抒情于一身，现今保存最为完整的是《三孝记》连台本。

清戏上演的时间一般在春节期间。春节前，村寨中的艺人们便聚集商议，选定剧目，分配角色，由熟知剧本的人负责排练，所选剧目也多为二到四人的折子戏。其中，表现悲欢离合与神仙故事的剧目最受欢迎。

佤族清戏是腾冲唯一被正式列入中国少数民族剧种的地方戏剧，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戏剧研究者来此研究。

## 困境：传承后继乏人

清戏传入甘蔗寨后，清同治年间，在甘蔗寨佤族头人李如楷的倡导下，佤族清戏表演进入鼎盛时期。但到了现代社会，村民们的文化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佤族清戏却还保留着传统的表演形式，舞台、灯光、服饰特色少，吸引力越来越不足。

甘蔗寨有一支文艺队，平时也担任佤族清戏的演出任务。但这些年来，大家都忙着务农、务工，演员也越来越少。由于不是专业演员，很少有时间排练，只有在政府部门组织演出的时候才会外出表演。

佤族清戏到了第四代传承人李家显这里，已经培养出几位四五十岁、相对年轻的传承人。虽然，李家显老人在世时也曾尝试过培养少年接班人，但响应者很少。李家显过世之后，身为第五代传承人的王祖芳也开始在考虑培养继承人的事。

“想要培养年轻人，可他们几乎没人愿意听佤族清戏。”王祖芳道出了眼下的苦恼，年轻人基本都外出务工或读书去了，没有人来学清戏。如今的表演队里，能出场表演的只有40岁到60岁的少数几个艺人，身段嗓音都不优美了，能熟练演唱的声腔和剧目也很有限，佤族清戏的传承正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 专家：建议走产业化发展之路

关于佤族清戏的抢救和保护，现已写入了腾冲市和荷花乡政府工作报告，据腾冲市文化馆馆长段应宗介绍，从省文化部门到市有关部门，已经启动了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实施计划，安排专项资金进行抢救，还出台了《腾冲佤族清戏的保护实施方案》。当地文化馆对佤族清戏进行了深入调研，形成了系统的文字、照片和影像资料。尽管政府已经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

“地方剧种的保护和传承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科研处副处长苏燕说，佤族清戏作为一个珍贵的剧种，要想将其传承和发展下去，必须要培养人才，学会创新，走市场化的路子。她认为，可以探索高校承担人才培养的模式，并在高校建立佤族清戏的科普宣传平台，让更多的人知晓佤族清戏。

她建议当地可推动佤族清戏走文化产业之路。依托地方政府的扶持，借助高校科研创作平台，对佤族清戏的剧本、演出方式、曲艺等进行创新，创作一批适合市场、接地气的剧本，培养一批演员和新一代的观众。

本刊记者 李美娇 ■  
栏目编辑：谭宗慧 ■

# 佤族清戏 期待走得更远

腾冲佤族清戏《安安送米》剧照 段应宗/摄

